

# |煮字|风与草

原创 幸月二五 溯回文艺 2019-09-15 15:06

“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年轻时我以为我是掌控万物的风，现在我才知道我不过是随着风无意识飘动的草。生活一世，万般无奈，万种艰辛，早已磨碎年少风骨。”

## 01

颇有历史的六层小楼被爬山虎覆盖，本就采光不好的楼道更是被遮挡得严严实实，哪怕白天艳阳高照，小楼里却仍保持着夜晚的昏暗和寂静。

李明就是这样评价这座小楼的。此刻，他站在这栋小楼面前，紧皱起了眉头。

尽管他从小生活在这个城市，但生活范围一直在城东，从未来过有着贫民窟之称的城西山区。这是他第一次来。

至于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一切还要从他的工作说起。

李明，男，专科毕业，啃了两年老再也忍受不下去父母的唠叨，愤而投身发小家里开的丧葬事业。但如今的丧葬钱可不好挣。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文主义关怀的地位提高，丧葬事业不仅仅是处理人的身后事，也需要处理人的身前事，这包括清理他的物品，看看亡人有没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想见又没见过的人——当然这种事情是带着亡人的骨灰去做。总而言之，只要是委托人委托的事，在委托人死亡后，接受委托的丧葬企业就必须给他办到。李明第一次听到自己发小介绍的时候，不禁掀了桌子，“你确定你们这是丧葬企业？”

发小坐在桌子后，腿高扬起放在桌上，将全部身体压在椅子上。正经做生意的气质没有，黑社会老大的感觉倒有几分。若不是从小和他相识，知道他面皮下认真的劲儿，李明早走了。

“当然。我们可是经过当地政府认证并表扬的具有高度人文主义关怀的正规企业。小李子你加入我们企业是不会有错的。来，给哥哥倒杯咖啡进来。”发小挑眉。

“去你的。我什么时候入职？”李明没好意思和发小说自己“离家出走”，全身上下只有兜里的两百块钱的事实。现在，他迫切地需要钱。

李明这发小是真瞌睡来了送枕头的主。他摆了摆手，直接从抽屉里翻出一份资料，甩到李明面前。“入什么职啊，现在就开始上班吧。这是你第一个顾客，好好对待人家。地址和钥匙在袋子里，你的车钥匙也在里面，早去早回早结算工资。”

李明翻了翻资料，有几分意外。他将袋子里的资料抽出来，指着上面的照片问，“何东？那个拍过《天上有凰》的导演？”

“哟。”发小没想到李明对这么不出名的文艺片感兴趣，更何况《天上有凰》是他们老一辈时期的产物。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可没几个人知道。“看不出来你还研究文艺片。”

李明嘿嘿一笑，“原本打算做这一行的，所以看得多了些，后来没钱没资源，这不就投靠你了嘛。你别说，《天上有凰》这文艺片拍得是真好，还拿过好几个国外大奖。可惜这导演后面就没出过什么作品了，真是遗憾啊。”李明感伤地叹了口气。发小见不得他这样，连哄带推地把他赶出了门。

回到现场。李明没想到曾经在文艺片届拿下许多大奖的导演住在这里。在他印象里，导演们都是住着高档的别墅，出入有专门的司机开车，回家有贴心的妻子服侍。

等李明走近了，他才发现楼下堆满了垃圾，像是许久没处理过了。各种垃圾混合的味道在夏天发酵得特别快。从垃圾堆里流出来的液体也带着各种腐朽肮脏的气息，把小楼的入口堵得死死的。李明只好一边捏着鼻子，一边小心翼翼地把脚踮起，扭扭捏捏地踏过了流满污水的楼道入口。

生满铁锈的门不经钥匙便可进去，但要把它推开，费了李明不小的力气。门每打开一分，咔吱咔吱的声音就越响一分。一楼的破碎窗户里传出女人夹带着各种污言脏语的叫骂声。李明没想到这么破旧的小楼还有人住着，连声说了好几句抱歉。

等他回神意识到他的处境时，他脸上的退缩意味更加明显了。他以为小楼外面的混乱已经是他见过的极致了，但他没想到小楼里更加混乱。各种各样的盒子袋子堆满了过道和楼梯，留给行人过路的只有一条窄窄的缝，需要李明侧着身才能勉强通过。走了一小截路，李明才发现地上十分湿滑，没喝完的啤酒和外卖盒子的油污混合在一起给地面刷了无数层油，看起来还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劳。李明心里暗骂了几句，他今天为了找工作特意穿得品牌货皮鞋算是彻底报废了。但心里对这位大导演的遭遇的好奇压倒了一切不满，他一口气噔噔地爬上了四层。

401正是何东的房间。李明刚打开门，扑面而来的灰尘把他呛得够呛，连打了好几个喷嚏。昏黑的房间什么也看不见，李明按了好几次灯光的电源开关，仍旧没有反应。李明只好打开手机自带的手电筒，幸好手电筒够亮，让他能够将这屋子看个大概。

墙上贴满了各种电影的宣传海报，但大多都是很多年前的了。蜘蛛网爬满了整片墙，时不时咻一下跑过的声音也告诉着李明这间屋子有老鼠的存在。

李明咽了一下口水，连连安慰自己，没事没事，很快就好了。

屋子很小，李明一下子就看完了，而且格外地干净。这种干净，怎么说呢，反正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干净。属于何东的东西并没有多少，李明花了两三分钟就清理好了。都是些小玩意儿，李明没怎么在意。他唯一在意的是一个日记本。他打算等回公司后再慢慢清理，这地方他一分钟都不想待了。

## 02

李明给自己泡了杯咖啡，趁发小不在，躲进了发小办公室，缩在椅子上，舒舒服服地享受人生。半晌，打开了何东的日记本。

“我自年少轻狂，奈何世态炎凉。”日记本的首页上这样写着。李明感叹了几句，不亏是文艺片导演啊，这是将文艺贯彻到生活方方面面啊。他喝了口咖啡，继续读起来。

意外地，这好像不是日记本，李明连翻了好几页都是空白。但当他不小心把本子掉在地上后，他才发现这是一封写在本子末尾的信。而且，这封信的收件人是，自己。

“亲爱的丧葬工作者，不知你有没有机会看到这封信。我也不整什么虚头巴脑的，我就想说，我写这封信就是想要找一个发泄口。我太久没有和人打交道了，没有人愿意倾听一个死老头子的碎碎念。痛苦郁结在心中难以抒发的窒息感时时刻刻控制着我，我实在是受不了。我不能忍受就这么孤独地死去。我曾是一个文艺片导演，《*天上有凰*》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那是我得意之作。到死了，我也只有这个说得出口。

“可惜，那时候的我太清高了。没有市场的文艺片就是狗屁，哪怕拿了再多的奖也是一样。我坚持着拍文艺片，不涉及任何商业色彩，家底很快就空了。我太狂热了，根本不管家里，一门心思地搞创作。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将我的事业彻底烧毁，家中幼子也死于这场火灾，妻子

从此卧病在床。生活的重压一下子掉到了我的肩膀上。我突然意识到从前高喊着为文艺片事业发光发热的梦想在现实面前就像是个泡沫，一碰就碎了。我疯狂地赚钱，可是我突然意识到我除了拍文艺片什么也不会。妻子也在一个寒冬离开了我，一起离开的还有我的梦想。年轻时我以为我能掌控世界，现在我才发现，我一直在被世界掌控。”

THE END

图源网络·侵删

更多书评/影评/创作，可关注公众号：溯回文艺  
记得点右下**在看**噢~

